

维叶萋萋

市直 袁朝庆

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生存的压力无处不在,高企的房价,教育的内卷,就业的艰难,升迁的无望,食品的安全,交通的拥堵,难测的上意,无谓的倾轧,老去的青春,不堪的健康,微薄的收入,世俗的眼光,时时刺激着你脆弱的神经,但每天睁开眼,你只能继续着属于你的人生脚步。长期的忍耐会逐渐消磨你的活力和意志,演变成内心的焦虑和疲惫,最终形成心灵的黑洞。

处于名利和世俗中,眼里的世界是二维的。困于手机,自怜式美容,习惯性网购,人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找回心中的喜悦,更有人抬头仰望天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寻找诗和远方。对于我来说,远方是《诗经》中的美景,是唐诗中的韵律,是宋词里的情感,还有就是对故乡深深的惦念。

整个中秋假期,我躺在黄叶飘零宁静恬淡的秋床上,看窗外的雨幕,听滴滴答答的禅意,想像山间的一草一木。

对于我来说,远方是炊烟袅袅的村庄,是满山遍野的花生、红薯织成的绿毯,是大片挂满黑须的玉米棒子,是一层一层伸向河边金灿灿的稻田,是路边开满紫色花的狼尾巴草,是小河边飘飞的芦花,是不停改变形状的溪流,是小石头上东张西望的点水雀,还有被忽视的无数不知名的野花,在四季轮回中换了一茬又一茬,她们的美是那样短暂而虚幻,你无法领悟到喜悦,留下的只是落寞和伤怀。

我看过无数花开的样子,眉眼的桃花,怀春的杏花,洁白的李花,清寒的梨花,素颜的刺玫,带雨的蔷薇,含露的月季,洒金的桂花,幽香的兰花,淡雅的野菊,梦幻般的油菜花,不染纤尘的荷花,还有被忽视的无数不知名的野花,在四季轮回中换了一茬又一茬,她们的美是那样短暂而虚幻,你无法领悟到喜悦,留下的只是落寞和伤怀。

我的诗是从一株草开始的。老家大沟是上天绘制的图画,山势逶迤错落,溪流婉转潺潺,小河边稻田陌陌,山坡上星散的坡地,山湾里的茂林修竹,阳坡到顶是成片的草甸。从春天到秋天,一垄垄麦田,一片片油菜,一层层稻田,一块块点缀其间碗豆、胡豆,漫山的花生、红薯、玉米,旷野的桑园,挂满豇豆、茄子、西红柿、豆角、辣椒的菜地,绿意如潮水般此起彼伏。与此同时,无数的野草藤蔓也将乡间小道、田埂河边、农家院落边、山坡和林间洒出一派绿色。

只是人工培育的庄稼服装统一,站姿整齐,品类稀少,生命里透出的是驯化和单调。而野生的草蔓,纷繁杂荡,细细观察,每一株都透着天性和野趣。它们的叶子有圆形、柳叶形、锯齿形,如针、如扇、如剑,叶面光洁的,有胎毛的,粗糙干枯的,水润细腻的,有身形挺拔的、匍匐于地的、婀娜多姿的、有柔弱的、坚忍的,各具情味。没有人知道它们生命的衍生起于哪种机缘,是山风携带的飘蓬和微粒,是鸟嘴遗落的美食,是鸟粪中逃生的硬核,是牛蹄或农夫脚板捎带的胚胎,抑或是乡村少年砍柴割草抖落的种子。低微的命运使得它们天生有一种相互关爱的倾向,它们枝叶相交,藤蔓相缠,根系相连,植株相依,簇拥着形成生命的温情和厚度。没有人去悉心浇灌,它们只是听天由命,但花儿和庄稼如同过客,而它们却一直陪伴在你身旁。

置身于芳草、灌木、藤蔓的绿意之中,一种唯美的意境油然而生,如同诗经《周南·葛覃》中描述的: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显然,远古的先民在劳作之中就已经与草蔓虫鸟建立了深厚的关系,他们从维叶萋萋中感受到了大自然的藏蕤生机,从而激发了人性的拔节与张扬,从鸟鸣喈喈中领受了亲情的甜蜜与喜悦。

幼年时期,生活在原味的乡村,封闭在山间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家门前的沟、溪、埂、陌、陇,那是我儿时的乐园,在成长的过程中,对草蔓的凝视、嬉戏互动、认知使用,编织了童年的梦,历经岁月,记忆弥新。

我对草蔓的认识是从味觉开始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想靠一日两餐填饱肚子是不可实现的奢望。于是,到大自然中去寻找吃的成了对花草树木、虫鱼鸟兽认知的起点。

农历二月,初春的阳光逐渐从冬季厚厚的云层中挤了出来,天空变得亮堂起来,屋后香椿树上的喜鹊嘎嘎嘎的叫声,唤醒了沉睡的大地,随着地气的蒸腾,各种草虫青蛙从田埂和庄稼地边的腐草堆里爬出来,从小河边到田埂再到待耕的土地开始泛绿,按照祖辈相传的经验,我们手握着竹篮四处巡视,大地是慷慨的,荠荠菜、蒲公英、鱼腥草、酸筒杆、香椿、野油菜、狗芽菜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美味。其实那些野菜大多有些微涩、微酸、微苦,炒之前需要在开水锅里焯一焯才能去掉。随春日逐渐转暖,小河边、田埂上、山坡上的芦茅草和丝茅草疯长,蛴螬、蟋蟀、蝗虫、蚱蜢、螟蛉在草尖上飞舞,我们一边与草虫追逐嬉戏,一边抽出水润饱满嫩绿的茅草针,剥出洁白的草芯,塞进嘴里,清香而甘甜。

夏季来临时,各种野花早已落尽,我们挤进刺藤繁盛的灌木丛,采摘鲜艳的刺莓,趴在田埂上搜寻被叶子遮住的野草莓,钻进玉米地顺着藤子摸出一枚枚野甜瓜,吃到嘴里甜入心脾,似乎远胜过今天从超市购买的草莓、甜瓜。秋天是最丰富的季节,循着味蕾的指引,我们在山坡上采摘野猕猴桃、八月炸,在地边挖地蚕子、野洋葱,在河边挖土茯苓、木通、野山药,刚采的猕猴桃不能吃,需要塞进谷堆里捂几天,吃起来爽甜鲜美,地蚕子和野洋葱洗净后塞入泡菜坛子,几天后就是一道酸脆可口的泡菜,挖回的土茯苓、木通和野山药只能炖着吃,母亲只好搭上梯子从房梁上取一块腊肉炖在锅里,满屋飘着带药味的肉香。

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草蔓虫鸟、儿时伙伴一起编织的童话,被家庭责任所代替,我与姐姐、弟弟、院子里的小伙伴仍然在家周围几平方公里的庄稼地、草坡上、藤蔓中搜寻。乡村小学下午两三点钟就放学了,回家吃过饭,首要任务是打猪草和割牛草,我背着背篓,手持一把镰刀,时不时地弯下腰,左手拿住野草茎叶,右手持刀贴着地面一拉扔进背篓里,动作十分娴熟。打猪草是有讲究的,不能用手拔,因为连根拔起以后猪草就会越来越少,而用镰刀割就像割韭菜一样,几天后又发起来了。打猪草也需要经验的支持,漫山遍野的野草藤蔓,猪能吃的并不多,春天时,主要是野苘蒿、灰灰菜、荠荠菜、马齿苋、刺芽菜、蒲公英、鱼腥草、鹅儿肠、苦菜、野苕子尖等。遇到鹅儿肠是最让人兴奋的,鹅儿肠长在油菜地里,通常一长就是一大片,在油菜花开满山间的季节,我匍匐在油菜地里,每一株油菜周围都长满了柔软脆嫩的鹅儿肠,我一只手移动着背篓,一只手挨次摘,连同薅掉的老油菜叶一起装进背篓,一会儿就装满了。淹没在油菜花的海洋里,头顶到处都是蜜蜂嗡嗡的声音,有次手痒了抓了一只,稚嫩的小手顿时被蜇得红肿,有了这次经历以后就不再招惹它们。到了夏季,打猪草主要是进山撷葛藤叶,葛藤一出现就是一面坡,葛藤的根茎十分发达,可以无限延伸,草丛中、灌木上、树干上铺天盖地都是,我找一处能落脚的地方,从四面八方把藤子扯过来,把叶子剥下来装进背篓里,期间山麻雀、黄鸟、布谷鸟、斑鸠、画眉被惊得扑棱棱乱飞,各种婉转的鸣叫如器乐合奏。

马无夜草不肥,其实牛也需要吃夜草的。上小学时每天要割两次牛草,清晨赶在上学前上山割一背篓,倒进牛圈里算是

牛早餐,下午放学后去放牛也得割一背篓,天擦黑时,把牛赶进牛圈里,顺便把草倒进去作为牛的晚餐。割牛草要在放牛时观察牛爱吃啥,时间长了就知道牛爱吃马儿草、丝茅草,未开花的狗尾巴草、檀树苔等,久而久之牛和人就相形成了默契,你割的是它爱吃的草,它也会回报你,到牛圈牵牛时,它会用牛脸蹭你的裤腿以示亲热,走在路上不会偷嘴吃地边的庄稼,下山时它会矮下身子驮你回家。

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野草也时时照管着我们的健康。幼年时,被蛇咬是常事,村里有个专治蛇毒的人,他并没行医,也不懂中医,只是知道治各种蛇毒的配方。有一次,天打麻子眼了,我二姐还在割麦子,邻居家和我二姐年龄相仿的侄女路过时,看见还有一大片还没割完就过来帮忙,刚割了没几把,就被蛇咬了一口,眼看从脚腕往上红肿,我姐赶快割了一根藤子给她扎住,避免蛇毒随血液向上蔓延。跑到治蛇毒的刘家天时天已黑定,五十多岁的老刘立即找了个手电筒,拿出一块布角子,跑到田埂上,就着手电筒的光找到一些野草,一边走一边放在嘴里嚼,然后吐在布块上,回来后包在蛇咬的伤口上,第二天就消肿了,几十年,他从没收过一分钱。多年后,他感觉自己越发衰老,就把方子告诉了乡邻。几十年积累的农耕经验,身体的很多小毛病都是靠野草解决,幼年干活时,我们的手被镰刀和砍柴刀弄伤了,父母迅速跑进庄稼地,准确找到如豆荚般的刀口药,剥出里面白色的絮状物包在手上,止血消炎远胜药棉。被狗咬了,头疼脑热父母都能找到相应的草藤,或外用或熬汤内服,很快痊愈。

那个时代,除了劳动并没有啥娱乐活动,但我们总能从野草的身上找到乐趣。春天,当丝茅草繁盛时,我和几个小伙伴斗草,我们找比较宽比较挺拔的草分成三等分,把草的两边撕两个缺口,平放在左手的虎口上,撕开的两边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右手握住猛地向下一拉,草的中间部分就飞了出去,看谁的飞得远,每次一个回合。夏季用草扎成帽子遮阳,秋天用芦茅草做成水车,架在小河里的两个石头上日夜不息地转,冬季砍一根又粗又长的葛藤跳绳,能跳一个冬天,无聊时偷家里的火柴到处放火烧茅草坡,烧茅草坡要提前砍松树枝作为灭火器,以免造成山林火灾。到了正月,在家门前两棵大树之间用葛藤绑一个秋千,能荡出一个正月的笑声。

中秋节前的一个周末,住在山上九十五岁的老姑身体欠佳,我和妻子回去看望她,顺便邀请了侯老师两口子去农村走走,下山的路上,侯老师提议让她爱人把车开到山下,我们步行下山,路边各种野草和野菊花异常繁茂,金黄的野柿子、刺猬般的板栗、红色的油桐果、一簇簇的拐枣挂满了枝头,最显眼的是漫山遍野的葛藤,覆盖了整个山坡。

只是山上大多数人都搬到城镇去了,少数没搬迁的也出门打工了,山里没几户养牛养猪了,估计即使养牛养猪也是买加工好的饲料或种植的饲料,没有人再去打猪草、割牛草,山间的野草、藤草少了与牛的耳鬓厮磨,少了人的踩踏和采集,少了儿童的恣肆欢笑,多少显得有些沉闷和落寞。

其实,诗和远方与距离无关,审美的喜悦也与景致无关,现实和苟且只是你对物欲的偏执和妥协,当你从名利的窠臼中挣脱,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就是最美的风景,乡村土路边紫色的狗尾巴草,山坡上摇曳的狗尾巴花,蛴螬蚱蜢飞舞的草坡,维叶萋萋的葛藤,乃至冬夜农田里稻草玉米秆上的霜华,无不充满着诗意。

老街的呼唤

汉滨 刘明

“苍凉老街,潮湿的危房,倒塌、改造或者拆除、重建的新房,浮现在眼前的情景皆是残垣断壁;格格不入的画面、窄窄的窗户怎么也透不进明媚的阳光,千疮百孔的墙壁怎么也挡不住镇明清老街当下的真实写照。

在这个“两头见水、往返十里”的老街里,承载了太多太多家乡人的美好回忆。

每年农历七月初一至初七举行的“七月会”,商贸云集,辉煌荣盛。在古镇东西两头用树枝搭起高大的牌楼,插上五颜六色的彩旗,挂上标语。农具、日用百货、农副产品、耕畜是会上主要交易物资,本地十里八乡的村民肩挑背扛着山货特产蜂拥而至,外县及湖北、四川、河南、甘肃等外省的商业也会来寻觅商机。那时候,南来的北往的、说书唱曲的、气功杂耍的、套圈耍猴的、看相算命的……让人感受到物资匮乏时期的那份不老的记忆。

如今,站在颇显萧条之态的老街,昔日容颜早已繁华落幕,令人无不唏嘘。

看着斑驳的墙壁、屋檐下摇曳的灯笼、老街旁的传统店铺,仿佛置身于那段早已飘逝的悠悠岁月。行人稀少,寂静无声,偶尔有一行人坐在阶沿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仿佛在回味老街曾经的繁华。

古老街道的缩影,像一棵老树的沧桑,想留也断然是留不住的。慢慢变老、沉寂,还有这些和老街一块儿陪伴的街坊邻居们。人们回忆旧日子的同时也憧憬未来新的生活,面对恒口新区拔地而起的一道道靓丽风景线,恒口明清老街何时能涅槃重生?早已是压在祖辈人们心中一块沉重的石头。

期盼老街的振兴与繁荣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歇。盼星星、盼月亮,终究还是因种种缘由,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在城乡建设中系统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价值,老街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保护和传承一段岁月的记忆,更是文化载体的重要呈现。恒口明清老街历史遗产得不到有效保护利用,这始终是新一届班子成员的课题。尽快实施改造提升,早已成为生活在这方沃土上人民梦寐以求的一桩夙愿。

杂货铺、缝纫铺、土地庙、剃头铺,老街、老店、老房子、老故事……它们与城、城里的人共存于这片土地。或许,循着那些深深浅浅的历史足迹,越往前才越能探知它的肌理,感知它的温度。

老街静静的,犹如月河、恒河的水潺潺流逝。这座宋代建制的千年古镇,见证了这方沃土的繁衍息和兴衰变迁,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自古以来就是商贸云集、富硕之地。虽历经岁月的洗礼,而愈发显得厚重和淳朴。

老街有它的故事,中西合璧的文化在这里交融繁荣,古朴中彰显凝重厚实,素朴安详中积淀着文化,曾经的古镇造就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化、经济、商贸、农业的繁荣,镌刻了时代的烙印。老街老了,当充满历史感的建筑和生活气息浓郁的街道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历史和现实终于有了一个连接纽带,我们也得以行走于它们的边缘。

有人说,读懂一个地方的文化,就是读懂它的老街史,这是一种底蕴,这是恒口蝶变的征程,是拓荒者的大无畏、是奋斗者的夜不寐……

行走于老街,总有一种久违的熟悉感。华灯初上,两河口仿佛看见了月河行船,这淘金的码头早已逝去,南山河畔留下了诸多回忆。自古老街上家喻户晓的“张、王、李、但”四大主营粮食大户,延续了今日恒口的“贡米之乡、安康粮仓”的辉煌;那会馆林立、商贸云集,茶余饭后,人们依然津津乐道的“余前马后杨半街”商贸大街,即余洪兴、马复兴、恒生荣、恒生枝、恒生玉三姓五大商号。

我终于理解了,为何每一个老恒口人,都心心念念的七月会,这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回忆,更是曾经繁荣与昌盛的记忆与见证。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条老街,它承载着几代人的烟火气息,留存着时代的沧桑和岁月的印记,这永远是脚下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的根、魂。

或许,当你真正融入老街,倾听那雨后的呼唤,目睹这昔日的店铺,其实远比你想象中更为绚丽。



重阳 (外一首)

寒露,挂起信号旗最高的天
最茂盛的植物行九尺月色
九十九阶薄雪礼仪
客厅里那些客人陆续走出门
喧嚣,悲怆,喜怒,恩仇也陆续告别
自此,江山安祥

平利 杨洋

斟满菊花酒自此,站在深秋阳光中
茱萸树影子像一把胡须
卷起满目金黄

深秋

起霜的刀,秋分起就不作声在山上磨

斑鸠 (外一首)

旬阳 姜华

我窗外的椴树上,有一窝斑鸠两只大的,一只小的。它们是我的邻居,我却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搬来。“咕咕、咕咕”晚上它们喊孩子睡觉,早上肯定是唤孩子起床。大抵如此

爸爸声音浑浊,妈妈声音纤细这一切,恰好与我雷同

两年前,我和老伴客居在了这个叫水井湾的地方,一边带孙儿一边细数余下的日子。谁知平淡

生活,竟被几只斑鸠掀翻偶尔,斑鸠会在深夜突然叫起让我惊悚、紧张、不安

父母走后,我学会善待生活。可是我体内暗疾,经常把夜晚痛醒

一窝斑鸠,暗合了我的宿命将我潦草的一生反复背书而我和老伴远在百里之外的老窝早被岁月抽光了茅草。“咕咕、咕咕”这个冬夜,我从斑鸠的叫声中听出了孤独、怀念和寒意

我准确知道,它将起舞,翻越一路向南,萧杀,无情黄土尽头,心软的柿子在时光峭位望风小路,树林,越来越瘦在堆满落叶的村子我看见一把刀在父亲比石头硬比庄稼地粗糙的头皮上,磨

树上叶子就要落尽。这样的交流还能持续多久。我不知道

寒意

抵御外部的寒冷和恐惧,我经常像粽子一样,把自己包裹起来来自身体内部的寒意,经会让人抑郁、绝望,无法扑打窗外的风,拼命抽打着柳树的枝条想让这个冬天屈打成招天堂或地狱之门开启,关闭时间翻遍了所有托词和借口

我在青中等你

紫阳 叶佩

今年的十月,似乎雨水格外多,给这个平凡的秋天多添了一丝寒凉。青中的秋是色彩斑斓的,黄的叶、绿的树、红的果,它们在日新月异之间,为青中的秋披上了一件特别的外衣。

古人笔下的秋,都有一些悲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似乎悲秋更能构成诗意。如果你见过青中的秋天,你定会对秋多一份别样的定义。坐在青中悬崖餐厅上,听着风铃在风中作响,清脆悦耳,仿佛是一位天真的少女在歌唱,放眼望去,山中云雾缭绕,目之所及皆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青中的秋天,一定会让你领略苏轼笔下的洒脱与豪迈,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的潇洒,也有“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恬静,更有“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淡然……山上微风轻拂,青中的一草一木,似乎在提醒你不要再沉沦于秋的萧瑟悲寥

里。在青中静坐一隅,再沏上一壶茶,茶汤淡淡,茶叶的清香飘荡在空气中,让人心旷神怡,隐约可见秋的生肌,一片叶由绿到黄,由黄到褐,最终将自己埋葬大地,一荣一枯,转瞬即逝,是生命的终结,亦是生命的开始,春华秋实便是这一一点一滴演变而来的。我在青中等你,一起感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希望和气魄。

初到青中,便被“花婆婆”民宿吸引,吸引我的不只是民宿,而是“隐居”两个字,让我不禁想起了东晋诗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从城市的喧嚣中逃离,这份宁静祥和是你想要的吗?城市的繁华喧嚣或许会让人迷失最初梦想,都市的灯红酒绿似乎也会忘记真挚的情感。如果说春天的青中温柔甜美的,那秋天的青中一定是宁静唯美的,远处的炊烟隐约可见,青砖碧瓦与浓雾交织在一起,悠悠的田园生活会让人魂牵梦萦。青山环绕的青中,给寂寞的秋天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这个秋天,我在青中等你,赏秋、赏叶,赏一份宁静,返璞归真,寻找那个遗失的自己。

我在青中等你,有人说,生活是一种慢,慢慢就会懂。生活在匆忙的城市中,我们每个人都都要加快步伐,渐渐的,我们把不喜欢变成了一种习惯。时光的马车如果能带我们回到过去,看看那个曾经年少自己,有着骄傲和叛逆的自己,我们是否把自己弄丢了,是否变成了自己曾经不喜欢不喜欢的样子,是否因为快速奔走而弄丢身边的那个她?成年人的世界似乎都有一段麻木、空虚、不知何去的迷茫时光,也许是你的心在告诉你,它需要一份宁静了。青中,便是在片刻之间找到心灵栖息感觉的地方,如果你有机会在青中蜿蜒的公路上走走停停,你一定会发现,这是一个可以寄放心灵的地方,这里没有繁华,远离喧嚣,你可以听见心灵在低语。这个秋天,我在青中等你,愿你在宁静中栖息心灵,只留一份安然在心中。

十月的秋天,也许你走过了丰收的田野,走过了落满枫叶的巷道,走过了金黄的山岗,那你一定不要错过了青中的秋天。



远香 张钊作